

目 录

- 忆一九四二年丹巴人民抗暴斗争…………… 林希之 (1)
- 我参加藏民团的前后经过…………… 王若汉 (31)
- 征途中一曲悲愤歌…………… 李中权 (35)
- 丹巴锅庄…………… 牟 子 (42)
- 丹巴经济林木发展概况…………… 罗泽森 (47)
- 回忆丹巴起义…………… 张公仁 (51)
- 忆丹巴起义…………… 罗文军 (57)
- 随解放军田部南流记…………… 李兴学 (61)
- 丹巴县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 谭春芬 (70)
- 大渡河漂流考察侧记…………… 李庆林 (73)
- 对《解放靖化和恩功》一文的补充…………… 张理明 (81)
- 墨尔多山风光…………… 牟 子 (83)
- 丹巴旧时汉族婚俗…………… 孟富春 (87)
- 及《七笔勾》(附《七笔勾》)…………… 马鹤天 (90)
- 哀乐的始创和流传到丹巴…………… 程隆钊 (93)
- 丹巴历史资料集萃…………… 孟富春 荣凡 向东搜集 (94)
- 《丹巴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勘误…………… (128)
- 《丹巴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审稿、编辑和工作人员名单 (129)
- 编后记

忆一九四二年丹巴人民抗暴斗争

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林希之

一九四二年秋，西康省丹巴县发生了震惊川边和西康的民变事件。原因是丹巴县政府收烟税，横征暴敛，激起人民群众武装抗暴，全县联合起来包围县城，要捉县官偿还血债，并打死县政府豢养的虐民爪牙数十人。笔者亲身参与其事，就回忆所及，写成此文，供史家参考，惟年代久远，记述难免错漏，请知者补正。

丹巴发生的这次民变事件，也是西康省国民党禁政的缩影，而发生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官逼民反。边区人民灾难深重，是有历史因果联系的。概述如下：

民族历史渊源

丹巴，位于川、康两省交界的边缘地带，地处大渡河上游之金川河畔，县城在大渡、小金、大金、革什札、东谷五大河流交汇的河谷地方，藏语称“绒麦章谷”，它东连四川之懋功（今小金县），北接四川之靖化（今大金县），南交康定，西界道孚，西北越丹东草原与绰斯甲毗邻，全境山峦密布，河谷纵横，居民以藏族为主。这里的藏族，习惯上称“甲绒娃”（即嘉戎娃）。不少学者考证，这里是古嘉良夷生息的地带，“嘉良有水”指的就是大渡河上游，即大金川，藏语称“甲绒甲莫恩曲”（译意为“汉地山区之汉妇汗水”）大渡河是横断山系南向河流之一，甲绒娃住居正是在大渡河上游，即金川流域，这一带也正是隋代附

国东部之地。隋唐时期，附国与嘉良夷两部最著名，隋炀帝时，嘉良夷部由于受吐蕃的威力所迫，屡次请求内附于隋朝。到了唐代，附国首先被吐蕃兼并，嘉良夷由于处于唐朝的保护之下，没有被吐蕃彻底征服，因此嘉良人保存了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形成一种被藏族同化而未全化，与藏族融合而未全合的民族特殊区域。据此，史家认为现代的“甲绒娃”就是由古代嘉良夷和吐蕃等族融会而来，与藏族同属古旄牛种羌人的遗裔。互相之间言语少殊不相统一，丹巴境内，正是只一乡之隔，就各操“甲绒”、“道孚”、“德格”等不同方言。迨及大小金川两岸村寨的古石碉文化，和今天大小金川甲绒娃居住的藏楼，都沿习有古羌人敬崇白石的宗教习俗。这些习俗在今天的甲绒地区四处可见。

甲绒地区，幅员辽阔，自元、明设置土司以来，金川流域有绰斯甲、梭磨、松岗、丹坝、大金川、小金川、卓克基及丹巴境内的革什札、巴底、巴旺等不少土司。在众土司中，大金川最为强盛。金川原无大小，自从莎罗奔得了清廷赐与金川安抚司官号后，便自称大金川（藏语称促浸），而称旧时美诺土司为小金川（藏语称赞纳），从此始有大小金川之称。乾隆年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扩张领土，以武力侵占邻近土司，清军前往制止，反被莎罗奔击败，招致清政府发兵征讨，史称“金川战役”，俗称“乾隆打金川”。

金川战役先后两次，第一次为乾隆十二年（1747年）至十四年（1749年），以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叩地投降结束，第二次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至四十一年（1776年），以大小金川土司彻底失败告终。在这两次战役中，清政府阵亡将士近十万人，耗饷银七千万两，死大学士温福、讷亲，杀总督张广泗，斩阁臣兼总督阿尔泰。经过这两次战役的洗劫，这里巴里人迹稀少，土地荒芜的冷落局面。乾隆平定金川后，清政府在这一地区改制建屯，移民实边等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两金川建为五屯（即懋

功、绥靖、抚边、崇化、章谷），今日之丹巴就是当时五屯之一的章谷屯。建设屯官，由清政府任免调派，对参与金川战役有功于清政府的部分土司，不但加官晋级，并仍保留其土司制度，因而金川地区形成有土流并存的政治体系，这一体系一直延续于满清覆灭。其间清末虽进行改土归流，和后来民国政府经边，终因未曾彻底，这种封建土司制度仍被保留下来，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

关于移民实边，清政府从内地迁去了大量汉族人填补金川人口的空虚，使金川地区由单一的藏族聚居区变为藏汉回羌等各兄弟民族的杂居区了。移民的汉族人从内地带去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和汉族文化，民族间和睦交融，促进了民族交流和生产发展。

昔日金川五屯归成绵道管辖，称为川边，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以此间地区荒远，土著民贫，定为“特区”，继又改五屯为三个县，即懋功县（今小金县）、靖化县（今金川县）、丹巴县，分属两省管辖，懋功、靖化隶属四川，丹巴纳入西康经管，此乃民国元年康藏事起，尹昌衡西征时所定。民国二十八年（1939）西康建省，设立五个行政督察区，丹巴县归属第一行政督察区建制，建国后属甘孜藏族自治州管辖。

金川种烟演变及其社会现象

金川民族历史渊源略如上述，而地理上的险要崎岖，具有屏蔽隐藏的有利条件，从满清末年起此间就偷种鸦片烟，始由小种而广植，继由宅前宅后而及遍坡大地，从农业副产品而成为农业的主要作物，直到国民党政府总崩溃为止，时间长达五六十年之久，未曾间断，且逐步升级。他在客观上，受政治环境的影响，促成泛滥无可讳言。清末，三朝腐败，官吏贪污，民国肇始，军伐混战。四川防区割据，战乱不休，谁割据边区，特权就归谁

属，割磨者为了扩大财源，征收烟税，以饱三囊，农民不原种烟，甚至以征收“懒捐”以示惩罚，迫使农民非种不可，这种情况历时甚久，待至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金川地区才结束那种征收“懒捐”迫民种烟的惨痛历史。然而好景不长，七七事变抗战军兴，边地遥远，官吏豪绅、富商巨贾，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相互勾结，支持怂恿，使边区种烟火种又死灰复燃，延烧原野，旋踵而至懋功县有“烟都”之称，靖化县有“烟区”盛名，丹巴县焉能出污泥而不染！

一九四零年一月二十七日，四川省肃清私存烟土事宜公署改为“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由蒋介石兼任督办，贺国光、徐孝刚为会办，大张禁烟政令。但是，在金川这个角落里，种者自种，吸者自吸，贩者自贩，运者自运，自由发展，各行其是。于是内地禁烟愈严而边区种烟愈烈。何况，懋、靖、丹三县本身既无工业，农业也较落后，油盐米柴糖之类和针线布皮这些生活必需品，都靠内地运来供应。昔年是以药材和少数地方特产，如花椒、瓜子之类去交换所需，很难满足生活上的需要。后在种烟的情况下，药材和地方特产已无人问津了，鸦片烟已跃居为市场交换的“正宗”商品。金川的鸦片烟称为“西路货”，在川康两省内均均有销售市场，一经运出产区就获利成倍，因此招引远近烟商趋之若鹜，从而形成一年一度的“金川烟会”。每年夏秋之交，赶烟会的人从各地运来百货商品，花色品种应有尽有，目的为了交换大烟。商人趋利，千方百计满足市场需求，边民爱物，加紧鸦片烟生产，年复一年，边民的市场物资实也较前丰富（基本与内地同），却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喜爱枪支弹药，起初尚于狩猎需要，后又出于保家自卫，进而发展为有枪为武，枪多为强，枪好（外国造）为荣的畸形心理状态。枪在金川奇货可居，一九三八年前后，一支七九步枪可换大烟六七十两，手枪可换大烟百两以上，外国造价格更昂，而且贩卖者甚少。后来不仅有长枪短枪，甚至机关枪或迫击炮等重武器，各式各样，任凭选购，

求者若不中意，卖方还约下次交易。这些贩卖枪弹者，非豪门权贵即恶势强人，具有永不枯竭的货源和运输畅通无阻的优越条件，因此金川烟会市场上枪弹充斥。其间川军师长刘树成、邓焕章等无不染指。边区人喜爱枪弹无可非议，但永无休止地购买枪弹，致使农民下地干活也身带枪械，儿童嬉戏玩耍也有使用真枪利器的。这种畸形社会现象，枪弹多了，助长恶势力膨胀，仇杀械斗和抢劫事件频繁不休，形成了金川地区烟多、枪多、匪多的“三多”特点。丹巴县三岔乡乡长原宅奎屯世袭守备雍正荣与该乡富室冯盛元有私隙，各拥人枪自卫，一次雍在冯的归途鸚哥咀设伏，用机关枪封锁来去路口，企图一举击毙冯盛元，殊不知冯在险境中未被打死，逃往懋功，懋功总能把子张仲臣，以为冯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赘为女婿，另一起械斗是丹巴县原四区区长周文玉与陈家火并，周斗败逃亡黑风顶隐藏。械斗在边区已是家常便饭。枪多增加匪患，土匪在这里过去称为“棒老二”，以其抢劫武器是木棒故名，而今土匪使用的行劫武器已是利枪快火，且系良枪好弹，非但以杀人越货为能，而且还敢与军警对抗。这些充分说明枪在边区所起的危害作用。

“三多”的特点，再加上烟会期间，来自三山五岳，四面八方，三教九流，良莠不齐的赶烟会人，这种社会环境不言而喻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殊情况，给金川笼罩一层神秘的色彩，令人怀疑它的社会治安有何保障？其实恰恰相反，土匪凶恶，但从不在城镇中袍哥码头上抢劫行凶，尽管往来人员复杂，但难有打架斗殴事件发生，流动人口增多，生活之高甲于全国，但从无三欠四赖账不付的问题出现。社会治安稳定，秩序紊而不乱，理由安在？原来，金川地区的社会基础，袍哥是主体，此乃历史形成，早在汉人移殖甲城地区以来，哥老会就相继出现。待至辛亥革命前夕，袍哥码头已经根深蒂固地遍及金川城乡各处，袍哥标榜仁义、济困扶危、且凶化吉等，蒙蔽了不少人，在袍哥码头，凭袍哥规矩礼节送往迎来，表面上事无巨细总会遇难呈祥，主客之间都

重友谊、守“仁义”，因此金川地区的社会风气，尊重袍哥码头胜过畏惧地方官府。人们对官府命令可以不遵，但在拜兄“堂示”下就不能不从。此即金川维持社会稳定安宁的原因所在，也可以说这是金川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与当地尊重文化人而自身不好求学，有很大关系。

金川烟会年年有，继烟会之后有“烟帮”。烟帮是武装保护走私的团伙，专为烟客解决运送困难而兴起的，保险费按十抽一，以实物付酬。当时以懋功为起点，东出汶川至灌县，群山起伏，有牛头山、巴郎山艰险要津；南走邛雅，山峦逶迤，大炮山、夹金山、蛇皮梁子必经之地，途程六七百华里，沿途土匪啸聚，“偏朋”（匪巢分支）林立，杀人越货，鸦片烟更是抢劫目标，烟商们单独何敢行走，不得不委托烟帮，或者可免于劫难。烟帮一次保帮至少二三十担，可抽保运烟二三千两。组织烟帮的人必须是有面子的袍哥大爷，或握有强权的实力人物，又贩又保。如刘树成军内的军方人物，他们军匪两通，既不受官方的关卡盘查，沿途土匪也有默契，再说抢劫也难得手，因为保帮人武力雄厚，关系网罗密透。其他保帮者一般说来竟管自身就是“浑水”袍哥，有时不免也会碰上不认贵的“毛三教”，搞个鱼吃鱼腥不臭。因此保帮者无论自身有多大的抵御武力，行动也要尽力避开土匪盘踞的地带，绕过关卡搜查，走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越崎岖难行的羊肠小道，即便是官匪两通的强人也不例外，怕鱼吃鱼腥不臭而慎之又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叫它做“烟帮走的路”，在这些路上，每年不知为财而死的人有多少。

烟帮经营五花八门，欺骗被保烟商是常有的事，假设遭匪劫者有之，自买自卖者有之，借故拖延交付货期从中挪用者有之，甚至以假换真，不一而是。烟帮无职业经营者，乃应客观形势的需要临时凑合，特别在匪风严重和关卡严查的情况下应付而生。然而是否取信于人，保帮无事，就要看主持者的声望而定了。声望之巨者，莫过于灌县大袍哥“西湖公”总能把子申介屏，一九四

一年烟会期间，申去金川作客，访朋会友之后，将回灌县时，懋功至灌县道途，土匪如鸦飞鹊噪，牛头山、巴郎山一带早已路断人稀，要津之地，军警不敢逾越，大批烟贩停留在懋功县城，焦急万状，欲归无路，忽闻申大爷将返灌县，纷纷前往寓所，恳请庇护，要求同行，街衢为之堵塞，但绝大多数并不认识申介屏，只知他是大名鼎鼎的“仁义拜兄”。而申也不便推辞，答应所请，只说“保险二字我不敢当”。申从懋功起身这天，天还未亮，聚守在寓前等候随行的烟客人群成百上千。当申介屏在各码头的袍哥大爷及兄弟伙，还有社会名流人士，在鞭炮声中，簇拥欢送出城后，一路上只见鞍前马后人头翻滚，但大家还是提心吊胆疑虑万千，行到离懋功县城一天路程的达维时，遥见前面山间和道路两旁，高扯红布标语，上书“欢迎申大爷过山”七个斗大的字，大家明白这是“龙背”上（浑水袍哥踞山抢劫黑话称龙背）的兄弟对申大爷的“重不予抢劫”的表示，于是大家才放下心来，烟客们个个走到申的轿前，满面喜悦地连声“沾大爷的光”，致谢不已。一路上果然土匪不抢，关卡不查，风平浪静，“正大光明”把烟运到了目的地。

申介屏金川之游，所到之处，袍哥码头无不热烈欢迎，设宴款待。原来丹巴、靖化和懋功三县的袍哥码头“西湖公”，均系由灌县发展而来，申是该码头的总能把子，故有如此隆重的接待迎送。申从丹巴、靖化、懋功环绕一周，各码头及袍哥个人给申大爷赠送的“尝新”鸦片烟，凭他随从的十多个兄弟伙的劳动力是搬运不起走的。

金川抗官反暴事例

金川人在几十年种烟生涯中，风风雨雨养成一种独特性格，含辛茹苦仍然恭敬顺从，但是若遇有人欺凌侮辱，必以命相拼，反对外来强暴也很坚强。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间，懋功、靖化、丹巴三县，相继发生的武装抗官反暴事件，充分显示了金川

人果敢、勇为的性格。

懋功县在金川地区种烟首屈一指，故人们称为“烟都”，四川省政府向该县征收烟税，税额是喊价还价，而无一定标准，有如市场上的买卖交易。一九四一年，省方派保安第六团前去坐地征收，要价八十担（每担千两），地方上只认五十担，议去议来，代表省方的保安六团长官坚持非收七十担不可，地方上只认六十担多了不给，为了商议相差的这十担烟土没有达成协议，保安六团命令进军，以两个营的兵力开赴该县之猛古山和新桥沟两据点，威胁地方就范，企图施加压力达到强收七十担烟税的目的。没有料到地方上难于负担此数，横下一条心，纠合群众集中武力予以反抗，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将该团两个营的兵力完全歼灭，没有一人生还。

靖化县，一九四五年县官黎光明为争夺烟税征收权，诱杀地方势力头目杜铁樵，而杜家又反过来将县长黎光明杀死，戕官之后而民不畏株连（附作者来信原文于后）。

丹巴县，一九四二年县官张公亮开禁种烟，横征暴敛烟税，全县百姓群起反抗，展开斗争，粉碎了县政府的武装力量，这次事件震惊川边和西康。

上述事例，诚然反映出金川人不畏强暴有斗争精神，可是也暴露了在地方势力组织的反暴弱点。他们反官抗暴的结果是，虽然拼死换来了胜利，最后还是把自己劳动生产的果实拱手献给了各属政府官员。懋功答应过的五十担烟税分厘不少；靖化县变相交纳尤多；丹巴县想追回被压榨运往康定的几十担烟无望，这就是金川人的温顺本质。

丹巴民变始末

一、丹巴固有生活概况

丹巴，传统的政治经济体系已如前文所述，其人口土地以四

十年代估计，汉族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汉族耕地约占全县总耕地的七分之一，余皆藏族所有。境内高山、河谷两重气候，高山寒冷主产洋芋、荞麦，河谷温暖（海拔1800公尺属河谷亚热带气候），主产玉米、麦类。丹巴石楠名闻遐迩，花椒名列前茅，称为小路椒子，云母、水晶石、大理石等矿藏丰富，可采药材很多，可以说丹巴是民丰物富的好地方。政治上虽划归西康管辖，而经济上却同四川所辖的懋功、靖化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烟都”产烟而缺粮，丹巴将全县总产粮约四分之一销往懋功，故有“丹巴是懋功的粮仓”之说。此乃因丹巴独具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的天然条件，粮食自给而有余，它处于烟毒包围之中，难保自身完全清白，何况吸食鸦片的人也不少，或因自吸之需，或从经济打算，过去种烟，但均在深山野岭种植，从不把膏腴产粮土地用来种烟，不搞本末倒置，这是他们在长期生活实践中，总结出的“种烟不如种粮”的经验所致。丹巴种烟，当时还没有泛滥的另一因素是，耕地问题，产烟最好是丘林地区，恰好这部分耕地又是土司、守备管辖，为属下的差民耕种，差民多不善种烟技能，且仰土司顾面，即令出租，而租金高昂，租者难以承受，甚而得不偿失，兼之丹巴人民过去深受种烟之害，故而不乐此道。可是，这一优良的传统和朴实的民风，却在一九四二年遭到西康省新换来的丹巴县长张公亮所践踏破坏。他巧设圈套开禁种烟，强收烟税，横征暴敛，逼得人民活不下去，被迫联合起来展开抗暴斗争，爆发了震惊川边和西康的“丹巴民变”。

二、张公亮其人

张公亮（又名国玮），四川崇庆县人，行伍出身，原系二十四军八一五团二营少校营长，驻防色尔巴（今色达县一个区），替二十四军征收金课。张在色尔巴把士兵扮成百姓，偷种鸦片烟，案发丢掉本兼各职，因他钻营，刘文辉委以“绰斯甲边务处”处长兼丹巴县县长职务。绰斯甲地盘很大，据说相当于七个二等县的地盘，边务处长相当于行署专员。张原是少校营官，因枉法案

发而跃为文官简任级别，真算是“官运亨通”，也说明了国民党政治的腐败现状。

三、关于绰斯甲和绰斯甲边务处

绰斯甲乃藏族“甲绒地区”之农牧部落，部分地区旧时称“野番”，地与四川、西康、青海相连。绰斯甲土司凭着肥沃的草原，强悍的百姓，高山深谷，密林掩护，极盛时代统治着十八个土司，在藏族中旧有“东方绰斯甲”之称。后来，由于土司互相兼并，战争频繁，绰斯甲土司传至三十六代，纳汪罗绒统治时期，即趋衰落，只有本土部民听其使唤，但是他的独立地位仍然保持。从满清末，赵尔丰边事猛进，到民国成立，陈遐龄、尹昌衡经边改土归流，绰斯甲土司也未交出印信号纸，更未向政府流官上粮纳税，俨如外域。

此地虽属旷野边荒，但盛产黄金。传说：该土司属地之观音菩萨（今金川县观音桥乡）、挖金人堆砌的沙堆，一旦有人脚踏其土，主人定用新草鞋换去踏沙者的旧草鞋，其意恐旧草鞋沾去沙堆中金粒。

民国初年，袁世凯的玉华公司，曾在绰斯甲之俄日开采金矿。尔后，四川十六区行政专员谢培君也曾覬觐二楷金厂的开采，遭到土司拒绝。再后，十六区专署又特委靖化县地方势力总头目杜铁樵以清乡司令名义，派往绰斯甲与土司当面协商开矿事宜。土司以“百姓不准开矿，怕宝物挖走了，山要崩，地要坍”为借口，断然推辞。一九三八年西康建省前夕，刘文辉向国民党中央要求把绰斯甲划与西康，中央同意了。刘文辉即派周楚三为接收专员，前往绰斯甲办理接收划界事宜。绰斯甲土司闻讯后，一面抵制刁难西康来的接收专员，一面派属下头人郭逢春去成都找国民党中央政府官员、行辕主任贺国光，请求收回成令，表示绰斯甲不愿划与西康。贺国光表面上说：“已经归划西康了、叫他们按四川的办法管理你们就是了。”而在暗地里却说：“你们实在不愿意就算了。”国民党中央与刘文辉之间的这一隙缝被绰

斯甲土司所掌握，便采取软拖硬抗的办法，其意甚坚。而刘文辉为了扩大其西康的省区范围，也不松手。先是，通过丹巴县的巴底土司与绰斯甲土司有翁婿亲谊的王寿昌多次前往疏通。绰斯甲土司纳绒向女婿王寿昌说：“我不得罪四川的二十八军，也不得罪西康的二十四军”。言下之意，保持独立自主，仍不愿意划归西康。刘文辉继又通过靖化县地方势力总头目杜铁樵从中斡旋，进行劝说工作。杜铁樵本是四川十六区专署委任的清乡司令，而怎么会背离四川主子，而为刘文辉出力卖命呢？原来，自四川省方把松潘县地方势力李尔康（国民党中央军校高教班学生）诱杀后，免死狐悲，杜铁樵产生疑虑，认为四川省当局对边区地方势力不容，采取的是消灭政策，“李尔康被杀，我将是第二个被杀的对象”（此话是一九四二年冬笔者因丹巴民变失控后逃亡甘肃途经靖化时，杜铁樵亲口对我说的），所以难怪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刘文辉既在收买他，他也就倒向西康，为在政治上找出路打基础而依附刘文辉。刘文辉垂涎绰斯甲，杜也就成了马前卒。但杜铁樵与绰斯甲土司在十六区专员谢培君的唆使下，为开采二楷金矿彼此有过械斗嫌隙，明知再去绰斯甲劝说土司归顺西康，工作实在难做。但是，杜了解绰斯甲土司家庭情况：老上司纳旺罗绒年迈昏庸，其子纳坚赞软弱，土司实权旁落汉人管家李老六、李老七弟兄之手。李氏胞兄弟，其父早年在绰斯甲经商，老六、老七自幼在绰斯甲长大，为人聪慧，当上了土司的管家，老六且与少土妇私通同居，命令行止俨如土司代理人。杜铁樵与李氏兄弟私交深厚，李氏兄弟奉杜为师长辈。于是，李杜两家内外勾结挽请与绰斯甲土司有交情的上层人物，反复劝说纳汪准绰斯甲划与西康算了。绰斯甲土司在友情难却的包围攻势下，动摇了信念。西康省接收专员周楚三，次第到了靖化，转赴周山绰斯甲土司管寨，于杯酒言欢之中，畅谈接收绰斯甲后的开发建设远景，而土司纳汪口头唯唯，毫无行动，也不在书面上签字。周楚三观情况不妙，李老六方透露中央要员的说话，周只好不露声

色的走了。时值抗战方兴未艾，刘文辉也不可能采取断然措施。迨周楚三回到康定后，为了维护西康省政府表面上的尊严，扬言“接收绰斯甲的手续已经办完，只待下一步划界了。”而骨子里偃旗息鼓，静观动态。但是，绰斯甲方面，自接收未遂的专员走后，防西康军事行动，坚壁清野，不准外人入境，并与西康断绝信使往来。

西康省接收绰斯甲未成事实，就迫不急待成立“绰斯甲边务处”，用意何在？后来事实表明，开发绰斯甲是假，在丹巴这个县开禁种烟、大收烟税是真。张公亮钻营得手，籍此大发横财。接受任务后，以“边务处处长”兼“丹巴县县长”双重职位，于一九四一年秋走马上任了。张公亮来丹巴，随从三五，既不搞鸣锣开道，行前尚致函前任工作人员：上自科秘，下至刑警，丝毫不行裙带朝臣作风。首先取得丹巴人民的好印象。

四、张公亮上任二三事

丹巴山城，县衙设在座向北之山坡，沿下而上，阶梯重叠，壮似殿宇，惟大门破板，张要兴工维修，事前遍征卜吉，闻熊禹卿精通此术，特迎进县衙，自将年庚求熊推演，以期天人应合，取占风水灵助。依据卦意，将县衙大门原建位置移动“字头”，张公亮满心欢喜地说：“我一身逢凶化吉，全凭我相信、创命的道理”。

新官上任三把火，张公亮第一把火是：想借人头树立威信。他在向乡保长训话时说：“本县长严禁种烟，若有触犯绝不姑宽”。事实上当时丹巴冬烟（头年冬种次年夏收）已经下种，但为数不多，张出于明禁暗种的需要，密令刑警队长张镜廷，在种烟户中抓一名家无牵挂的农民作为犯禁典型，张镜廷乃前任留用人员，觉得蹊跷，进而明白其用心险恶，不愿干这伤天害理的勾当，虽已经在三区找到了一名合格人选，系外河人某姓，但诬词犯人潜逃搪塞交差，并隐晦其事。

丹巴边城小镇，只几百户人家，平时流动人口稀少，自从张

公亮到任之后，市面客商增多，袍哥码头上接待康定方面来客频繁（其中部分即后来组成卖烟大军的成员，当时以各种不同身份隐蔽在丹巴社会上），社会上行旅摊贩，摆摊设点，气氛十分浓厚，仿佛赶烟会就在目前，但不久这种现象很快就消失了。

五、明禁暗种，手法巧妙

春节，亲朋好友，互相拜年。好客的丹巴人有宴请春酒的习惯。在你来我往的应酬活动中，有消息说：“某某种在某处的春烟（春播秋收）已经见苗了”。“今年烟价看涨”。恰好在这时，西康省发行的藏元券（票面五角，上印有藏文）大量流行，引起人们的怀疑，因为藏洋本是银质货币，在西康康区流通，始于清末，一个辟为两半藏族叫做“息毫”，一半再辟成两节称为“咀”，在藏族中普遍运用。而藏元券系纸币，在藏族地区流通都感棘手。何况丹巴金融通货一向是以懋功县为中心，藏元券在丹巴流通当然更成问题了。由此，使人们对“今年烟价看涨”增强了向心力，霎时种烟之风大起，但又慑于张公亮的威严，播种时作了两手准备，烟种兼种齐播，县政府要查铲则拔烟苗而留粮苗，不查铲则留烟苗而拔粮苗。待至作物生长到了两者必须去一的时候，县政府既不言铲，也不言留。这时不少城市居民，外流人口纷纷下乡租地种烟了，地租之高骇人听闻，以土地半年出产加二收租，投种投劳投肥不计，旱涝自负，就是这股高赁出犯，承担者仍不乏其人。于是，“今年丹巴开禁普种”之声响彻云霄，而县政府则假装不知道，不时还给各区乡保甲长下道“指令”、“训令”的东西，大意都是说“不准种烟，违者重处”之类的话。

转眼间烟苗茁壮，绿盖大地，此时县政府召集各区乡保甲长开会了。张公亮首先诘问：你乡、你保种烟没有？大家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概以“不敢、不敢”回答，张公亮板起面孔装模作样地说：“那好，没有种烟就向本县长具结，将来发现烟苗，我拿你们试问，有则重罚，无则加勉”。对于具结，在乡保长们看来，无非

是替张公亮分担政治责任的手段吧了。反正地方官依靠地方承包烟税乃往昔常规。具结就具结吧。此乃张公亮走游台，大家扮跑龙套角色，合伙演唱这台戏。而张公亮之要乡保长具结，意在借他们之手捂着他们自己的嘴巴，才好给他们吃闭门羹。因而开禁种烟收税，张公亮早有成竹在胸，为使得烟税点滴归“公”的预期目的，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在适当时候自然一脚把他们踢开，这是张公亮有恃无恐的，上有长官撑腰，下有精壮人枪驱附，心目中量你几个跳蚤拱不起被单。

时当五月，阳光灿烂，眺望丹巴远山近谷，烟花满目，姹紫嫣红，染尽层林幽草。种烟人家，眼见丰收在望而笑逐颜开，分沾雨露及亦喜从中来。这时候张公亮的“查烟委员”大军浩浩荡荡由县里来到了各个区乡保甲。他们每到一个乡保，就拿出该乡保长在县政府写的“无烟”具结保证书，指着他们的鼻子责其“欺骗官府，蒙蔽上司，该当何罪！”乡保长谁也打不出喷嚏，只好埋头认错。

查烟委员个个盛气凌人，责骂乡保长后，旋即着手挨家挨户踏勘调查，把每家农户栽种的烟苗土地几块，面积若干弄得清清楚楚，无一漏掉地逐户登记造册，暗中目测苗稼优劣，估计出产量的多少。经过他们调查和目测估产的数据资料，较本乡本保首人掌握的还准确得多，其精确度不亚于老农“刀手”（收割烟工），乡保长在这时才觉得张公亮用心深刻，手段高明，以前具结是否上了他的当。

丹巴全县六个区，十三乡，五十一个保，四百三十二甲，除城关的一区外，每个乡至少派三至四个查烟委员，多有七至八人左右，这么大的队伍，骤然组建，没有一个本地人参加，人从哪里来呢？原来当张公亮来丹巴赴任之后，这些人就陆陆续续到达丹巴，以袍哥、商贩、游客各种不同身份控护在社会上候差遣了，不过未在县衙公开出入露面和表明是张公亮的爪牙而已。自从查烟队伍的出现，加深了地方同县府之间的矛盾。但张公亮跨

躇满志，得意忘形，那里还理会这些。

六、成立专司征收烟税机构

查烟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张公亮即成立专司征收烟税的权力机构——“丹巴县禁烟督察处”，任命张公亮原在色尔三营长任内的偷种鸦片烟代理人、国民党八一五团二营副官、通缉在案的逃犯向冉为处长；大土匪、刘文辉侍卫队长张明清的兄弟伙黄成伍为副处长；前任县长周楚三的旧部、袍哥、人称张二哥的张建成成为辑私队长。另外还有官职名称不一的人员若干。禁烟督察处内的核心人物都是张公亮的忠实爪牙，前次即派在四乡担任“查烟委员”清查工作，这些人在禁烟督察处成立后改为“征收委员”，纳入工作人员编制。“征收委员”之外就是队员，队员主要是黄成伍、张建成、张镜清（张明清的胞弟，绰号张三麻子）等人手下的兄弟伙，分别组成若干小队（每队有一定名额），担任保卫税烟运输，协助“调查委员”工作，构成了完整的一条龙征收烟税人事班子，把征收烟税事宜一杆子插到底，由张公亮一手操纵，使烟税征收计划点滴不漏地付诸实施。

烟税采取估产计征方式，税务稽征人员与种烟户双方共临现场，就土地面积大小，烟苗生长好坏，估计出产量作为基数，按县政府规定的百分比应征纳实。

七、鱼肉人民种种

在估产中，征收委员们，任意浮估加码，抬高产量基数者不乏其事。本来只产百两的，他硬说要产百多二百两，淫威之下逼着农民不敢不依，有如罪犯要伏王法一样。征收委员系双重身份——亦官亦商。官，乃政府的税务大员；商，他们随带百货商品，行坐兼营，他们有货不愁销，估塞给农民购卖，而且价格高于他商并恬不知耻地向农民说：别人可以“打鞋”（注），我们就不行吗？农民啼笑皆非，然而畏惧他们估产时的胡乱加码，还怕（注）此乃当地土话，意为朋友之间，穷者向富者以抵价礼物投情，主人以厚礼相回赠之意。

他们征税时的挑剔，只好忍痛应酬，听其敲榨剥削。烟成熟了，开刀时他们首先摧收“打钻”人情烟，还要酒肉款待而后去，一次未清，下次又来，照例酒肉款待。情烟未了，税烟开征，行迫坐讨接踵而至。有的大受浮估加码，明知完不清税额，被迫逃亡，留下老小病弱，眼睁睁看着辛辛苦苦种熟的庄稼烂在地里收不起来，即使勉强能收来一些，收后自己也得不到，干脆不收。缴不清烟税，遭到捆绑吊打者，随处可见。三叉峡坝沟，一家老农妇完不清烟税，被打得皮破血流，竹竿子都打成了一刷条条，他们还不住手，该老妇难熬毒刑而悬梁自尽，死后还不准旁人收尸掩埋，惨绝人寰，目不忍睹，此辈残忍狠毒到了这般程度。

上烟税，露水烟（下雨天收割的烟）他们不收，收也要七折八扣。天晴烟大秤称进，缴清烟税不给收条。尚欠尾数者，必牵去牛羊猪只作抵押，或罄其家中资财。他们把作抵押的牲畜一批批地赶到县来，拴在丹巴县衙左侧一片偏坡荒地上（此处解放后已建成高楼），不给喂养，饿死病死不计其数，粪便满地臭气熏天。奇怪的是：此地与丹巴县衙相距不到二百米远近，而县长张公亮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臭而不觉，时间也不是十天半月，竟有如此荒唐的民之“父母官”。专司征税的禁烟督察处长向冉，还向其喽罗们撑腰打气说：“非超额完成征收烟税任务决不收兵”。

从查烟到收税这个阶段中，该委员们无不是欲谷难填，得寸进尺，吃饱喝足之余，污辱良家妇女，指奸张三不得更换李四，铁蹄之下，被蹂躏，被摧残，忍辱含垢者不知凡几！除此他们还明目张胆抢劫、拉肥、抱童子（注）。曾经把一户人家的独生儿子抢了去，索取这家三百两大烟才放回；又曾抢劫赶烟会行统的现金财物上下分赃。这帮人多系土匪、兵痞、流氓，是张公亮养着的狡鹰恶犬，在张公亮包庇怂恿下残害压诈丹巴人民，极尽敲榨吸髓（注）土匪行语，抢走有钱人家的人作敲榨人质。抢走大人叫拉肥，抢走小孩称抱童子。